

# 故乡的桥

●童富女

小镇的生活自然平和,按部就班的款式倒是合乎我的胃口,清晨走出房外,开门见溪,移步遇桥。若想抵达我谋生的“奋斗地”,过桥才是唯一出路,否则插翅难飞,那双“隐形的翅膀”只能在歌词里消融,关键时候派不上用场。

从小在水库边长大,对桥并不陌生。“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”,夸个海口秃噜一下,算是过把贫嘴之瘾!当我迈开蹒跚的婴儿步,目光里透着新奇,清澈的眸眸里烙下最美的初见,譬如老村的石拱桥。后来甩开膀子能大步流星了,走出小村,方知村外有村,桥外有桥。

村民通往小镇大多会走杨旗坦大桥,走八字墩木搭桥也是一种途径,踩过滩溪鹅卵石,踏上小径便可抵达小镇。记不清第一次与大桥邂逅的境况了,是父母携我前往?三五成群结伴?单枪匹马独行?按常理应该是前二者居上,在记忆的底胶里我已搜寻不到痕迹。打我记事起,杨旗坦大桥就横卧武强溪上,与最美的初见相比,它还是凸显出气势的,在当地现代桥的队伍里堪称一级元老。

某年国庆节,桥上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,赶集的人儿把大桥堵得水泄不通。怀揣烧饼、手拎软

柿,背篓柑橘的行人都约好了似的……父亲推着载重自行车,而我坐在横档上,看见车把上的黑皮包被挤得左右摇晃,真担心里面的吃食散落一地。桥身像一艘巨轮,眼看就要搁浅,最终在一拨拨的人潮涌动里重新扬帆起航。日新月异扭转了原有的画风,再逢节假日,车水马龙,游人如织,交汇一起,它气喘吁吁地承载此般繁华。

后来,杨旗坦大桥的上游和下游各添一桥,像是给它配置了左膀右臂,小镇的交通有了前所未有的通畅,再也没有四方来客蜂拥而至的拥堵,座座桥梁皆为通途。在原来的基础上,杨旗坦大桥得到了整形与拓宽。各有其名才可区分,于是俗而不庸的桥名诞生了,像农家小伢儿一样:一桥、二桥、三桥。当然,响当当的“一桥”自然是为杨旗坦大桥量身定制。

除了屋前的步行桥之外,三座大桥里面,一桥最让我青睐,另外两桥像是远房亲戚,偶尔会去客串一下。一桥的落桥时间最长,它如同年长的慈祥老者,和蔼可亲,沧桑的褶皱里蕴藏着耐人寻味的故事,加之位居地理要害,人们都喜欢投入它的怀抱,特别在炎热的夏夜,风景这边独好,桥上足纳凉的好去处。有骑着三轮车拖家带口

拉风而来,有肩扛藤椅悠闲踱步走来,有三五成群散步驻足停留,更有甚者吹吹地面席地而坐……我很少在桥上逗留,晚饭闲暇之余同家人慢悠悠地穿桥而过,看他们依偎在桥栏,“风声笑声谈论声,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皆有”。此情此景,感觉一路踩着的苟且与细碎,一走到桥上就找到了诗和远方……

桥面上凉风习习,蚊虫也吹得无影无踪。扇子在这种场合其实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,可好些大爷大妈手里依旧习惯性地捏着一把扇,它犹如登上舞台的必备道具。桥上可见自制硬纸板扇、广告塑料扇、纸折扇,我还看到了久违的麦秆扇、蒲扇、棕叶扇。这些扇子一下子把我拽回了从前,想到外婆在呼噜的空档里,半梦半醒地手摇蒲扇驱赶蚊虫的模样;想到学生时代,男生手持折扇玉树临风,开扇收扇的哗啦声如行云流水,嘴里念念有诗——扇子扇凉风,时时在手中,谁要问我借,叫我老太公。

立秋过后,天气渐凉,桥上的热闹会逐渐消退。总有那么几天热浪又翻滚袭来,为躲避秋老虎,纳凉之人又不约而同地奔赴大桥,倚着桥栏海阔天空。当梧桐树演绎了一叶知秋的唯一意境,纳凉人才依依不舍地走下画卷。

# “落苏”记

●王丰

夏日炎炎,热浪滚滚。

中午,去街边小店要一碗盖浇饭,盖浇饭的名字叫“肉末茄子盖浇饭”。茄子,我老家叫“落苏”,这应该属吴语方言吧。

老家对一些蔬菜、农作物的叫法与官话(普通话)不甚相符,比如那个南瓜,老家叫“北瓜”。为什么这么叫?我想,这里面一定含着民俗学、地域学的精神,且不去探讨这些,我还是坚持着叫“北瓜”,包括我九十三岁的老母亲亦顽固地坚持着叫“北瓜”。不这样叫,你就不是这一条源里的人了。

夏天的落苏,是一种好菜蔬。

饭已撩起,米粥还在食锅里煮着。菜园就在屋后。拎起菜筐,去那畦菜地,在两坨落苏秧上挑着剪下一个个落苏。

家乡落苏,色为青灰,柄上有小刺,个大如雪梨。亦有农家种的落苏为紫色,但这种落苏为数不多。

种植落苏须起土为垅,一垅与一垅间开一条沟,便于走动管理,也利于落雨排水去淤。落苏秧长到五六寸时,割草覆盖,厚厚的一层草能保水防涝,添加肥力,长出来的落苏个大、皮薄、肉厚。

夏日是蜂儿忙碌的日子,它们是不畏惧高温和炎热的,一群一群在农家菜地劳动一阵,又飞往西家菜地忙碌。“嗡嗡嗡”采一下丝瓜花蕊里的蜜,“嗡嗡嗡”又采一下北瓜花蕊里的蜜。落苏花虽小,但它们是一定要来采的,从不会落下。

昔日,家乡落苏的炒法较简单。拿落苏切片,浸水几分钟,浸出那股铁锈色水,捞起。同时切一两个辣椒

为丁,备着。

锅烧滚烫,舀点素油,有荤油最佳。把油熬热,先倒入辣椒丁,煽一下,再落苏入锅,迅速煽炒,煽炒到落苏烂软,放盐,煽几下起锅。

菜碗里的落苏油光发亮,又绿又灰,色佳;夹一筷下饭,绵软香糯,入口即化,味佳。

闲读《红楼梦》,读到第四十一回《栊翠庵茶品梅花雪,怡红院劫遇母蝗虫》,录一段落苏菜:“贾母笑道:‘你把茄鲞(读音:xiàng)腌些喂他。’凤姐儿听说,依言拣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,因笑道:‘你们天天吃茄子,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。’刘姥姥笑道:‘别哄我了,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,我们也不用种粮食,只种茄子了。’众人笑道:‘真是茄子,我们再不哄你。’刘姥姥诧异道:‘真是茄子?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,这一口细嚼嚼。’凤姐儿果又拣了些放入口内。刘姥姥细嚼了半日,笑道:‘虽有一点茄子香,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是什么法子弄的,我也弄着吃去。’凤姐儿笑道:‘这也不难。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,只要净肉,切成碎钉子,用鸡油炸了,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,新笋,蘑菇,五香腐干,各色干果子,俱切成丁子,用鸡汤煨干,将香油一收,外加糟油一拌,盛在瓷罐子里封严,要吃时拿出来,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。’刘姥姥听了,摇头吐舌说道:‘我的佛祖!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,怪道这个味儿!’”

一道落苏菜,炒得如此奢侈,贾府大厦不倾颓才怪呢!

# 出嫁

●刘仔

琴是我儿时的伙伴,也是我学堂里的同桌,更是我闺房里的密友。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后,我们依然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忙碌着。在一次偶然发起的同学聚会上,我们又相聚在了一起。时间仿佛倒退到了儿时,过家家、捉迷藏,跑田间、爬山头,一个个镜头在我脑海中闪过。

还记得那年的夏天吗?那个美丽的夏天留下了我们美丽的影子。因为我们都拥有了一条心爱的漂亮裙子,我们穿着新裙子,在四合院的天井边开心地笑着、转着,仿佛自己就是童话里的公主。因为有了心爱的裙子,那个夏天过得特别愉快,有事没事的,我们总爱结伴在村子里转悠。

依然清晰地记得我退伍回家的那个冬天,也是琴嫁人的那个冬天。喜娘(五奶奶)开心地缝着喜被,口里还说着一一些我不太听得懂的吉利、祝福的话。

我和琴坐在床边,开心地讨论着第二天什么时候到镇上化妆做头发。

婶婶也在一旁整理着亲戚朋友们送来的送嫁品。

“这个要带去的,那个留着给家里用。”

“这个还是带上吧!”

琴时不时地和婶婶对上一句,婶婶也笑着回一句。满满的幸福,满满的温馨,飘洒在小小的房间里。琴微笑着讲述她的爱情故事,讲述她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向往,我的心也被她填得满满的,暖暖的。

喜娘的红线穿梭在喜被上,喜被上的百子图似乎也鲜活起来。琴说,他们的孩子要取名为“晶”,意为他们的爱情结晶。

第二日便是琴出嫁的日子,我和琴早早地坐车来到镇上的一间美容美发店(其实是很简陋的一间理发店)。盘发、画眉、上腮红、涂口红,在盘起的乌发上插上红色的头饰……并不算美人的琴也有了几分娇艳与妩媚,更多的是穿上喜服时的喜庆与幸福。

迎亲的队伍从镇上唯一的一条街驶过时,马路中间被人设制了一个木头路障。在我惊慌不知所措时,琴却高兴地摇下车窗,抓了一把喜糖对着车外的人笑着说:“吃喜糖吧!”车外的人也笑着说:“只有喜糖不行,还要有喜烟,还要给我们点上,不然今天就不让你嫁人了!”我吃惊地看着车窗外的情景,这不都是我们儿时的

伙伴、同学吗?

在鲁村的一棵大樟村边,琴被一个有点年纪的男子背着走过一座大桥,又走了一段小路,来到一家农户家里。房子的里里外外都透着喜庆,门前的晒场里摆放着很多八仙桌,客人和村民们个个都露出开心的笑脸。

房子不算太旧也不算新,应该是有些年数的泥墙房子,二楼的房梁和地板都是松木做的,人走在上面会发出“咯咯咯”的响声。

在二楼的新房里,新娘琴坐在喜床上,我站在床边,好奇地看着这间不大又有点暗沉的新房,想着这就是琴要开始新生活的家。琴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,说:“婚后我们就要分家的,以后我和平会有自己的小洋房。”

前不久在老家又相遇,琴笑着对我说,女儿晶快要结婚了,记得去吃喜酒。我们俩相视而笑,似乎同时想起了送她出嫁时的情景。我仿佛又看到了她当年出嫁时脸上的幸福,那是爱情的幸福,更是小女儿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。

时光流逝,幸福依然。我抬起头,看了看天上的云。



童年 叶永生 摄

